

国宝“石鼓文”的宁波情缘



“石鼓文”就是刻在石鼓上的文字

龚成

“石鼓文”，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鼓上石刻文字，距今已有二千余年历史，深受历代皇帝珍爱，被视为国宝。

唐朝之前，刻有文字的石鼓曾被弃于陕西陈仓之野，唐初才被人发现。以籀文分刻于十个圆鼓形状的石头上，每鼓刻一组四言韵文，记述着先秦国君游猎诸事。

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角度看，石鼓文上承《秦公簠》法则（注：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有“小篆之祖”的美誉。

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

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益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流传石鼓文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国藏的《先鋒》《中权》《后劲》等。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頫藏本（即范氏《天一阁》藏本）、明代安国藏中权本、先鋒本（亦称“前茅本”）、后劲本，皆宋拓本。石鼓文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

传说唐朝人发现石鼓文后，宁波籍唐初书法家虞世南及欧阳询等名家纷纷前往临摹拓字。诗人张生又将拓片呈交韩愈写诗赞咏。于是韩愈作了一首声情并茂的长诗“石鼓歌”。

宋时，大文豪苏东坡也写过一首《石鼓歌》，对石鼓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受名人影响，大观年间，宋徽宗赵佶下诏，将找到的这十面石鼓运到了汴京，就是现在的开封，先存孔庙，命金匠在石鼓的刻文上浇铸黄金。后赵佶被金兵抓走，石鼓也被金兵押送中都（今天的北京）。金人不以这破石头为宝，刮下鼓上黄金，便将石鼓抛弃孔庙外。

元代时，国子学教授虞集才在北京南郊的淤泥草丛中发现了被弃的十面石鼓，将石鼓移到国子学大

成门内的石坛上，置铁栅栏进行保护。

清朝，乾隆皇帝有一回去国子监讲学，顺便参拜孔庙，偶然间惊喜地看到了这十面石鼓。乾隆懂历史、工书法，他知道这是国宝。但见石鼓历经风吹雨打已残破不堪，他十分怜惜，赶紧命人把石鼓用围栏围起来，又另选新石，重新做了十面同样的石鼓，如此进行双重保护。后将十面新石鼓，陈列在北京孔庙大成门内两侧。

就是这个被视为国宝之物，曾经得到了宁波人的抢救保护，于是它和宁波也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调兵遣将要掠夺这些国宝，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宁波人）闻讯后立即进行抢救，将石鼓用重兵保护迁到杭州，抗战胜利后又安全运回北京，使国宝得以保存。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后引起轰动，中央领导和一些专家纷至沓来。

石鼓文流传至今有许多拓本，最著名的为天一阁孤本。几十年前笔者仔细读过天一阁孤本，文字虽有残损，纵览全帖字字珠玑，笔笔古朴苍劲。康有为见后对此拓本大加赞赏：“如金钿透地，芝草图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历代临摹不乏其人，然而，形神兼备又独创一格的乃一代宗师吴昌硕也。

细细品味吴昌硕朴茂雄奇的书法，都得力于石鼓文神韵，尤其是他临写的石鼓文几乎是落笔乱真，令人无可挑剔而击掌叫绝。无独有偶，吴昌硕的弟子沙孟海的书法也得益于石鼓文。观沙先生书法就有一股如石鼓文一样气吞山河之雄壮。笔者也因石鼓文之缘得沙老者的指导，从此与石鼓文形影不离左右相伴。据说历代擅篆书体写得好的名家常曾得益于石鼓文。

在众多书法碑帖中，笔者对此书法情有独钟，这其中就有多种因缘。首先缘起听沙孟海先生讲解“石鼓文”之后的好奇，其次参观吴昌硕的石鼓文篆书展及读了韩愈的长诗《石鼓歌》之后受影响；再次便是为十面石鼓历经战乱、磨难的命运感动。我与石鼓文结缘以来，虽一路艰辛却也是一路收获，留下一生情缘。

一个关于求生的故事

——观影片《敦刻尔克》有感



冷枫

1940年5月下旬的那场大撤退，曾被铁板钉钉地誉为“二战历史上最具转折性的军事行动”，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敦刻尔克》用艺术形式还原了已被世人默默“篡改”了的历史真实。但凡阅读过相关历史文献的观众都明白，这次所谓的战略撤退究其本质，就是一场别无选择的败逃。

大银幕上40万被逼进“敦刻尔克”海港小城的英法联军士兵们眼中写满了绝望和挫败，那种集体的狼狽和张皇已经无需言语诠释，通过镜头，早就呼之欲出。逃是一定要逃的，逃得多或逃得少，大抵要看天命造化。影片一开始就交代了残酷的现实：英国方面拟定撤出三万人——沦陷在敦刻尔克的士兵总数却是满满四十万啊！这不是撤离物资，也不是撤离牲畜，而是活生生的士兵！影片中那个作为全片焦点的英国小战士，分明还是个孩子，一脸的稚气，只不过，那稚气中夹杂了太多由战争带来的忧虑与沧桑。

众所周知，诺兰最擅长拍摄带有玄幻色彩的非线性叙事结构作品，这次选择《敦刻尔克》这样的历史战争题材实在有些出人意料。这类影片，多有珠玉在前，即便是诺兰，想要推陈出新，恐怕也非易事。诺兰的想法是：按照悬疑惊悚片的路数来拍。而我们看到的影片也的确够悬疑——你不知道哪些人能逃出生天！足够惊悚——大型的英国驱逐舰动不动就被德国空军战斗机投掷下来的炸弹炸沉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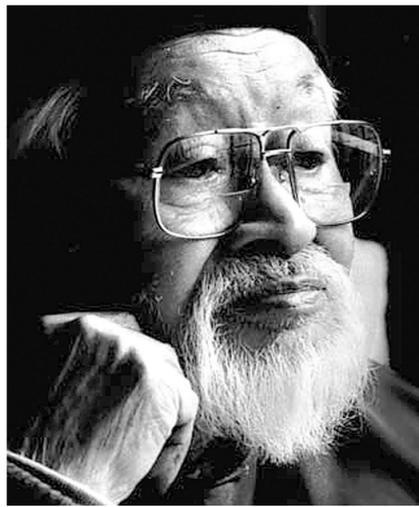
《敦刻尔克》剧照（资料图片）

毁贫民阶层戡家纾难的博大情怀。

要将一个世人皆知的历史片段拍成电影，并把观众于107分钟内牢牢“按住”在影院座位上，是非常考验导演功力的。诺兰在该片中是采用了多时空交错剪辑法将飞行员的一个小时、救援民船的一天、撤退战士的一周，拉到了同样的长度，从海陆空三个维度立体地推进剧情。值得称道的是，诺兰在情感的处理上表现得相当克制，既没有灌输，也没有臧否，只在结尾部分给出了意味深长的启示：那些撤退回国的士兵自知不是得胜归来的英雄，所以很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心思。然而就在火车快要到站时，百姓们却兴高采烈地为他送酒送食。于是方才那个忧虑的士兵瞬间愁云顿释。而坐在他对面那个在读报纸的士兵，脸上没有显出任何喜悦。我想这也就是诺兰的态度吧：从敦刻尔克归来的他们，还不曾为祖国和人民背水一战，仅仅为了自己能够活着回到家中而破釜沉舟过……诚如中国的老话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敦刻尔克的奇迹”就这样成为世界战争史上旌表千古的一次军事大撤退。

鉴赏与收藏

朱屺瞻（1892—1996），名增均，号起哉，二瞻老民。江苏太仓人，斋名梅花草堂、养菖蒲室，八岁起临摹古画，中年时二渡日本学习西画，上世纪50年代始转攻中国画，融会中西，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及个人风格，为近代海派大师。



朱屺瞻先生（方向前 供图）

朱屺瞻的意义

方向前

作为近代海派画坛的一代宗师，朱屺瞻在百年中国画坛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其艺术价值对中国画的创新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启示。

近现代中国画坛可谓百花齐放，大家辈出，是中国绘画史上成就最高、画家最多、风格流派最丰富的时代。朱屺瞻是一位从西画“胎化”而来的中国画大师，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和革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朱屺瞻的中国画大量融入了油画的语言，给明清以来重“四王”“四僧”的中国画坛带来一股强烈的“西风”，推动了“传统派”的创新，这是朱屺瞻对中国画的一大贡献。朱屺瞻从西方绘画大师毕加索、梵高、马蒂斯等艺术家那里受到启发，把油画中的高线、浓郁、厚重、写意等技巧融入中国画，作品具有大气淋漓、用色浓重、充满激情之特点。一位美国藏家在美国旧金山朱屺瞻书画展览会上曾对屺老说：“朱先生的画，与某些西方现代派大师如马蒂斯、梵高、毕加索相通。例如把蓝色的花抽象成为一个圆圈，十分生动传神，但您画的叉的确是传统的中国画，用的也是传统中国画的工具和材料，所以您走的是一条新路。”

在二十世纪流派众多、风格类型各异的中国画坛中，朱屺瞻与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大师均属大写意一路，但又与“吴齐黄潘”传统四大家不同。“四大家”走的是中国文人式的纯传统笔墨，在传承前人笔墨底蕴的同时，更多地讲究“画外功夫”，重视学养等等，而朱屺瞻先生对传统绘画的研究学习，以明清为主，同时也揣摩宋元作品，他师前贤，更重造化，得力于外出登山临水，同时更多地受西洋画的影响。他的绘画风格与传统“四大家”相比，在中国绘画审美内涵“厚、重、拙、气”诸方面，显然超越了他们。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少了一些文人绘画的内涵及“书卷味”。

要理解朱屺瞻先生的绘画艺术，必须了解他的审美理念。屺老曾在《癖斯居画谭》中讲到：“我谈气、力、势，追求厚、朴、拙。”这是朱屺瞻先生绘画艺术的核心。在他的绘画笔墨语言中，“厚、朴、拙”是形式和手法，最终表达“气、力、势”的作品内涵。“气”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的一个核心，被称为中国画“六法”之首。当代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赞叹朱老画作“有奔腾澎湃之概，一泻千里之势，使我犹如渴饮琼浆，饥餐瑶席，其称心快意之感莫可状。”对此，朱屺瞻先生也有过自我评述：“驱笔之际，有我一贯之气在。笔贵有力，力贵有势，势由气生，因势利导；无气无势，亦就无动，无动亦就没有生命。”

《癖斯居画谭》既是屺老一生绘画实践的集成，也是他对绘画艺术审美理念的总结。在生活中，屺老爱天真之美，爱自然不伪，爱简单朴实。他有句名言：做事要顾人，艺术要从己。在生活中，他最喜欢昆曲，也喜欢老子的“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他绘画中的“拙朴”“天真”“简单”“野趣”都是信手拈来，自然流露，极具生命力和时代感。

朱屺瞻活了105岁。有人说，屺老身上有两个谜：一是他的养生之道，二是其无穷的艺术创造力。1981年屺老90岁时举办画展，他告诉大家：趁他还年轻，要多走走，多看看，多画画。要知道90岁时搞过画展的，此前只有齐白石和黄宾虹两位。此后，朱屺瞻远渡美国旧金山，为机场作巨幅作品，又赴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举办展览、讲座，接受电视采访等，俨然成为画坛的“国际巨星”，90多岁高龄画家的惊人身体力和艺术生命力，在画坛实为罕见。

关于朱屺瞻的书法，关山月先生曾有评语：“屺老的画之所以笔力雄健，也同样得之于他的书法功力。他初学颜楷而后广泛涉猎魏碑，他把魏碑的奇趣注入笔下，使他的画法苍劲雄健，凝重沉着而又藏巧于拙，淳朴古雅。”屺老的书法与画面十分协调，魏碑的厚重与苍茫之感，令其作品更显个性和风格，“风樯阵马，沉着痛快”，正如他自己所说：“怀素论书云，东却西，南又北，倒还起，段复续……有来有去，相反相成，而驱笔之际有我一贯之气在，故变而不乱，是作书一法，何尝不是作画一法。”

朱屺瞻作品的市场表现，在世时就十分受欢迎。香港苏富比、佳士得经常出现屺老的作品，而且价格较高。如1994年佳士得拍得，山水

《斜照江天》12.65万港元成交，1995年苏富比拍卖，《水仙图》3.45万港元成交。在当时这个价格与黄宾虹、齐白石等大师并起并坐了。近几十年来，朱屺瞻画作的市场相对疲软，当今市场追逐吴湖帆、溥儒之类细笔传统绘画，而屺老这类粗笔不被市场欢迎，相比较而言，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稍工一类作品，走势稍佳。但朱屺瞻作品真正体现其艺术价值及个人风格的是上世纪80年代后所创作的“厚、重、拙、朴”之精品。影响朱屺瞻作品市场的因素除市场审美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朱屺瞻在世时影响巨大，索求其作品者众多，这样避免不了有大量的应酬之作出现，影响了其市场价值。从近五年朱屺瞻作品拍卖行情看，精品价格相对较好，但从其艺术水准和地位看，远未达到大师的价位。

2012年嘉德春拍，朱屺瞻几件作品：1958年作山水《早桥》精品之轴149×68cm，35万元起拍，149.5万元落槌；1963作花卉《红荷》，119×44.5cm，8万元起拍，25.3万元落槌；1985年作花卉《牡丹灵石》137×68cm，20万元起拍，48.3万元收槌；1993年作《晴峦集翠》205×69cm，50万元起拍，86.2万元收槌。

朱屺瞻是一位全能画家，山水、花卉、人物、书法俱能，尤以山水、花卉闻名。偶作人物也极具风格与气度。2017年上半年荣宝斋（上海）拍卖，1974年作的2平尺《钟馗》，估价3—5万元，最后以34.5万元成交。



朱屺瞻先生的绘画作品（方向前 供图）